

马汉民

馮夢龍

北京燕山出版社

京新登字209

内 容 简 介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留下《三言》、《笑府》、《智囊》等文化遗产逾1500万言。本书详尽地反映了这位俗文学泰斗的漫长生涯。在口传资料和史材相结合的基础上，塑造了冯氏为开拓文学为人民服务，克勤克苦，百折不挠，致力于笔耕的精神面貌。故事情节曲折，描写细腻，语言生动流畅，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熔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并具有诗情画意，不失江南水乡韵味。原作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本书系作者再行修改、增补后的新版本。

冯 梦 龙

马汉民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4字数306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一版1992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303-5/K·0135

印数：1—10000册

定价：7.50元

前 言

前人以“光阴似箭”作比喻，纵有夸张，但道出华年不再的真实。悠悠忽忽中度过了五十七个年头，而在这既不短又不长的岁月中，从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的写作生涯，竟达三十五年之久。若是三十五岁的男子汉，正是风华正茂，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黄金时代。而我，作品与时间，形成剪刀差，实为人生一大憾事。

本来，我非写文章的料子，只是解放初期，各种事业蓬勃发展，几经辗转，终于被涌进了文化队伍，而且阴错阳差地当上了文艺创作辅导“老师”。由于与创作结缘，相继于江苏《新华日报》、《苏南文艺》等地方刊物发表作品。在这一段时间中，高晓声、王染野、艾煊等同志，均交往甚密，受到他们多方面的启迪和教益。是时，我仅是文学队伍中的一个新兵，但尔后却为一首民歌招致厄运。此后有10年的时间，处于“以汗水洗涤灵魂上的污垢”的生涯中。无论上海堤挑担、挖土方，钢铁厂冲天炉前浇注铁水，从无怨言，始终如一的“争取改造”。致使于1962年底，就回归到“人民的行列中”来了。说句真情话，我是踏实地追求改造的。

在我人生的转折关头，是那时的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周良同志，将我安排在苏州市曲艺联合会工作，从事评弹的整旧创新工作。一个苏北人，要从事一项自己陌生事业，

除了学习必无出路。从此，我象走进一座吴文化专门学校，早上在艺人茶会听书，饭后、晚上，风雨无阻地泡在书场内。这样的生活，坚持不懈地度过三个年头。三年中记录下《落金扇》、《绿牡丹》、《二度梅》等长篇口传本子外，还撰写了论文《浅述评弹折子书》（刊于《文汇报》），创作了长篇弹词《阿庆嫂》，参与编印了《苏州谚语选》，我是多么地渴望用自己的微薄能力，为繁荣文艺作出奉献，将失去的时间弥补起来，那怕是一点儿也好。

这一执着的追求又被粉碎，于“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声中，我被送到大炉前劳动。所幸我是“死老虎”，无人问津。故而我除终日挥汗劳动外，全无奢想。只有在这唯一相对安定的时候、才和方翠英女士结成伉俪。她是位贤德而又聪慧的姑娘，甘心情愿嫁给一个每月仅有36元工资的“五类分子”为妻。尔后添了红、悦两个小妮子，生计日益艰辛，她却从无怨言。说真的，如果我有成就的话，“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

三中全会后，万物回春。我这个满身伤痕的人，却未写一字伤痕；多年从事俗文学创作的人，却未写一字庸俗文学。除了主观上认识文艺应该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重要含意外，客观上的教诲也是重要因素。苏州市市委宣传部部长董昌达、张泽民，文化主管的领导钱纛、周良以及挚友陆文夫、金煦等同志，无不时刻寄于关怀，一俟发现我有新作，总是热忱万分的给予鼓励和支持。在采集汉族长诗《五姑娘》中，他们几乎竭尽全力的进行声援。当然毋忘各方面的重视，仅国家新华社，因此就发出新闻稿四则。诚然，我有如在大海中游涌，总似有人托着一样，永远也不

会沉沦下去。如果说，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夏雨，亦可以这样认为：我沐浴在温暖的春雨中，枯木不仅逢春，而且茁壮地成长起来。作为一个文化干部，捧着铁饭碗，可以得过且过，蹉跎时光。但我所思所想的，除了多为社会提供有益的精神食粮外，便是以整个身心地投入到抢救民族文化遗产中去。在最近的十个年头中，几乎踏遍了太湖流域，串乡走村，广与歌手、故事手结成朋友。由于坚持走深入生活的道路，所以有着丰富、无尽的创作源泉。生活底子厚实了，就避免了走进：闭门造车，胡编乱造，美丑不择的“瞎写写”的创作死胡同。也只有这样，才会使自己的创作生活更充实，更推进自己，由一个高度向另一个高度攀登。按照民间文艺的行话说：“在田野作业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科学整理。”我在这一要求的大前题下，认为：应本着代人的审美意识，当前国情，在整旧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使陈旧的资料焕发出新的生机，体现“古今用”的方向，使其贴近当代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他们的需要，更好的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实践证明，这一作法是行之有效的，可以立竿见影的。

《冯梦龙》首次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该报责编解波同志支付了极大的心力和精力，55个章节，按照版面要求，每篇不得超越1200字。一些技巧上的删改，均仰仗她的大力为之。全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瞩目，不少身在境外的朋友，纷纷来函祝贺。其实那篇文章，写得仓促、草率。不过，近10万言的作品，我却曾花去近10个年头的资料采集。仅于苏州市内，为觅得冯氏族谱，即访问冯姓民名50余家。从评弹艺人、教师、居民等多方

面获得了大量的口承资料。我仅似一个采茶者，尽管细心采撷，但难免不将“草头”纳入其中。再说在制茶的过程中，技巧尚欠娴熟，极其关节的火候，稍有失控，便影响了茶叶的质量。这是我的自知之明。

承燕山出版社陈友良社长信赖，怂恿写成如此庞大规模，深表敬意。并对作诗序的路工老师及责编黄殿琴同志的辛劳一并致谢。

往者可鉴，来者可追。我在撰写此书时，企图力求吸收和融化祖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但又侧重于本人多年来所谓“雨夹雪”的风格。这种探索和尝试，以及疏漏谬误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读者们指正。

作 者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草就

目 录

前言

- | | | |
|----|-------|------|
| 一 | 初识杜十娘 | (1) |
| 二 | 人生第一挫 | (6) |
| 三 | 塚畔情相依 | (13) |
| 四 | 露台听说书 | (19) |
| 五 | 苦吟神鬼愁 | (25) |
| 六 | 秋夜添愁肠 | (31) |
| 七 | 诚者坦荡荡 | (35) |
| 八 | 厄运中求生 | (40) |
| 九 | 幸会侯慧卿 | (44) |
| 十 | 端午节之夜 | (51) |
| 十一 | 州官拖刀计 | (57) |
| 十二 | 逆来难顺受 | (61) |
| 十三 | 无事亦生非 | (65) |
| 十四 | 深情似山重 | (71) |
| 十五 | 童痴闹双塔 | (75) |
| 十六 | 执教趋香山 | (79) |
| 十七 | 初会翻木匠 | (84) |

十八	巧联镇群儒	(88)
十九	浪中一叶舟	(93)
二十	艰难的抉择	(99)
二十一	虚情巧点缀	(104)
二十二	春梅露真情	(110)
二十三	巧摆“鸿门宴”	(116)
二十四	误入“陷马坑”	(123)
二十五	赤诚俩相知	(129)
二十六	洞房花烛夜	(134)
二十七	乔迁悲欢集	(142)
二十八	就教走松陵	(147)
二十九	春来不胜寒	(152)
三十	黑漆皮灯笼	(159)
三十一	初试露锋芒	(165)
三十二	甘作解铃人	(172)
三十三	误走“桃花源”	(177)
三十四	巧夺牛耳刀	(183)
三十五	把酒话英豪	(188)
三十六	矢志撰“三言”	(194)
三十七	闭门谢宾客	(200)
三十八	树静风不止	(205)
三十九	“天一阁”访书	(211)
四十	本是同根蒂	(215)
四十一	罨粟涂胭脂	(224)
四十二	揭穿顶缸计	(229)
四十三	大堂惩凶顽	(235)

四十四	促膝论华章·····	(240)
四十五	闭门谈禁书·····	(245)
四十六	穷途见气节·····	(252)
四十七	喜设汤饼筵·····	(258)
四十八	一对雪狮子·····	(264)
四十九	赴会明德堂·····	(268)
五十	悲哉学士街·····	(274)
五十一	待月六凤居·····	(281)
五十二	麻城困蛟龙·····	(288)
五十三	奔丧返吴门·····	(293)
五十四	痛失掌上珠·····	(298)
五十五	相思心上秋·····	(303)
五十六	丹阳锁蛟龙·····	(307)
五十七	砚田喜复苏·····	(312)
五十八	子夜凰求凤·····	(318)
五十九	续弦朱景屏·····	(324)
六十	喜堂传恶耗·····	(329)
六十一	世态多炎凉·····	(335)
六十二	联袂趋黄石·····	(340)
六十三	寿筵倍惆怅·····	(345)
六十四	千里追“奇书”·····	(349)
六十五	挺身救义士·····	(352)
六十六	逼走“华容道”·····	(356)
六十七	万事两难全·····	(361)
六十八	告别拙政园·····	(367)
六十九	迢迢千里途·····	(372)

七 十	一任知县官	(379)
七十一	生擒独脚盗	(384)
七十二	五彩吉祥云	(389)
七十三	大堂第一令	(394)
七十四	力作《寿宁志》	(400)
七十五	千里送樟木	(407)
七十六	圣门受羞辱	(411)
七十七	魂系北方云	(413)
七十八	血溅苍龙巷	(420)
七十九	有泪不轻弹	(423)
八 十	魂断普陀山	(428)

〔附录〕

冯梦龙作品问君知多少

一 初识杜十娘

大明万历十四年之春姗姗来迟。

姑苏三月怯衣单，清晨寒意袭人。晨雾，日复一日地笼罩在古城上空。那乳白色的雾霭，弥漫漫漫，似烟非烟，从鳞次栉比临河而筑的灰瓦房上；从悠悠流淌的小河上冉冉升腾，轻轻飘拂，将座江南一等繁华都市，尽处在飘渺、朦胧的意境之中。

“笃笃笃、笃笃笃”卖赤豆糯米糖粥的梆子声，从带城桥的南堍有节奏地散播开来。照说，这座高大的石拱桥上，往日此时行人稀疏，可那专门凑热闹的糖粥担儿，怎么会到这里来赶早市呢？原来，三朝春风四朝雾，不仅催得柳枝儿翠绿欲滴，就连石驳岸边一溜儿的老槐树上，也都绽满了洁白如玉的槐花，一串串，一枝枝，花团锦簇，随风摇曳，煞是好看。正当这槐花怒放的当口，带城桥下一早便聚满了男男女女。他们并非为赏花观景而至，却是拎着篮子，背着篓子，争先摘槐花而作主粮的。

乳气未脱的冯梦龙，受大嫂所嘱，为大侄儿买一碗糖粥。他手提一只篾丝提盒，出了家门前的百步巷，上得通往葑门的那条大街，满天迷雾，走不下五十步，便晕头转向起来，三步之外，就难以分辨别人的眼耳眉鼻。正当踟

踟难进的时候，蓦地听得远远传来阵阵的梆子声。循声而去，不一会儿，当即来到了带城桥下。

十二岁的孩子玩心重，冯梦龙意外地闯进一个众人“抢花”的世界，只见槐树上踩满了采槐花的人。眼前乱哄哄的情景将他逗乐了，学着别人的模样儿，三爬四窜地也就攀上一株三丈来高的大树。树丫子软绵绵地，踩在脚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不停摆动，倒有几分象荡秋千的格局。冯梦龙非但不骇怕，反而玩性大发，使着全身气力摇撼着树枝，惊得花朵儿纷纷扬扬地直往地下落去。正要得开心，谁能料到，他所立足的那个树丫子早已为一个大胡子的汉子紧紧地拉在手中，忙不迭地抢摘槐花，等白生生的槐花将背篓装满，便陡地将手一放。这一放非同小可，竟将小不点儿的冯梦龙直弹地弹了出来。大胡子见闯下穷祸，立刻悄悄地滑下树去，匿身于人群中去了。

冯梦龙被弹出一丈来远，吓得树上树下的人们目瞪口呆。“年年采花犯人命，今年这个倒霉的小倌挨上哉！”顷刻间，这儿的空气就象数九的冰河，凝固了，连老人的咳嗽声也嘎然停止了。冯梦龙命大，身子被弹到对面的树上，他那件鹦哥绿的褶子上，当腰束着条鹅黄色的丝绦，丝绦勾在一个光秃秃的枝丫上。人们哗然，异口同声地叫道：“有趣有趣，两个金刚上天，悬空四只脚！”道的是那孩子挂在那儿，正在双手双脚划过不停哩！

冯梦龙处境尴尬，不上不下，正苦于难以脱身。此刻从这株树上，伸出一只手来，猛地将他身子朝上一提，人便早已上得了那棵大树的躯干，至此他便化险为夷的了。热心人上前将冯梦龙接下树来。众人方才如释重荷地各自

透过一口大气。

冯梦龙忽然发现自己穿的那件褶子的下摆处，被树丫枝撕开一个豁口，足有八寸，他气咻咻地冲向相救他的那位女子，大声大气地逼问：“你怎么撕破我的衣裳？”

那姑娘年纪不过二八，当即被羞得满面形红，等了好一会才轻声轻气地答道：“我会撕破你的衣裳？”

固执的冯梦龙全不让步，“是你拉我时撕破的！”大声嚷嚷后，竟流出了两行眼泪，嘴里唠叨着：“不替我补，就跟你回家。”

解冯梦龙之危的姑娘姓杜，因为排行第十，所以小名叫十娘，家住羊王庙西首，待她仔细向冯梦龙寻问后，方知这位穿着形似公子的冯家二少爷，自幼丧母，正随着哥嫂过日子，此番出来，不仅糖粥未买，一只玲珑八角的官窑瓷碗也被打得粉碎。加之衣服撕破，回家定难交待，她思索再三，只好对冯梦龙说道：“好，那就随我走吧！”冯梦龙破涕为笑：“你真是我的好阿姐哉！”

沉睡一夜的古城，此刻似乎完全苏醒了。十娘、冯梦龙并肩而行，走在沿河的弹石小街上，时儿滞步不前。水上“咿呀咿呀”摇橹的渔舟，渔娘用银铃般的嗓门儿叫卖。埠头聚满了买鱼的主妇，光闪闪的大鲫鱼在篮子中蹦跳。冯梦龙尽朝人堆里挤去，大有将补衣衫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了。十娘毕竟比他多个心眼儿，几次三番地拽着冯梦龙的褶子：“可别耽搁我的时光。”噢噢应的冯梦龙，刚刚随十娘走了几步，却又止步不前。原来，迎面走来一群村姑，手臂上挽着竹篮，一路小跑，一路叫卖，声音缠绵，清脆异常。冯梦龙不禁地问道：“大姐，那班人

唱个啥呀？”

十娘虎了冯梦龙一个白眼：“还算是个城里人，连卖菜的也识不得哉！”

冯梦龙不服贴地反驳：“卖菜哪有这种卖法，作啥要唱？”说话之间，全不顾忌地一把拉着十娘的手臂：“阿姐，她们唱点啥呀？”十娘飞快的将臂膀闪开，勉强地作答：“这些卖菜姑娘，都住在娄门外的陆墓乡下，天不亮就朝城里赶来哉。”此刻，边走边唱的姐妹们正和冯梦龙擦肩而过。冯梦龙凝目朝一只只竹篮里看去，只见水灵灵、绿盈盈的青头菜煞是可爱。同时，只觉得那歌唱的声音动听极了。他身为苏州人，却听不懂苏州的卖菜谣。为此急切地操着十娘的肩胛：“唱点啥呀？”

十娘看着冯梦龙那张稚嫩的脸，不由“咯咯”地笑道：“少见多怪。”继而缓缓地模仿着方才卖菜谣唱了一遍，生怕对方不懂，便认真的解释起来：“大地回春后，各种各样的野菜生长最早、最快，城里人要尝新鲜，野菜更可口。她们唱的是阿要红梗马兰头、白梗枸杞头、嫩头摘头金花菜。”十娘陡地发问：“你吃过香豆腐干拌马兰头吗？”

冯梦龙频频点首。

十娘笑道：“一斤马兰头数数上千棵，棵棵都是她们十指尖尖摘下来的。”

冯梦龙默然。遥望着卖菜人渐渐远去的身影，聆听着模模糊糊即将消失的俏声音。好久好久，才转身向十娘打听：“陆墓在哪里？离城多少路？她们明天还要进城吗？”

十娘没有好气的说：“看看不象样，你倒还是个江西人呢！”

“嘻，我才不是江西人，阿爸说，我出生的地方在湖岸边的冯埂上。”

“呸，”十娘佯作生气的样子：“人家江西人爱打听，为的是觅宝，你这么追根刨底，象不象个江西人？”

冯梦龙仍沉浸在方才的卖菜谣中，竟僵在那儿一步不挪了。十娘识得他的心思：“不要急，阿姐教你唱就是了！”

冯梦龙乐呵呵地笑了。“你真是我顶好顶好的好阿姐！”他太高兴了，竟将买糖粥的事儿抛向九霄云外。可雌老虎的阿嫂，正在家里借此机会要收拾这个多余的小叔子呢！

二 人生第一挫

晨雾总是短暂的。一束日光从斜刺里透过窗户射进杜十娘家的客堂。冯梦龙毕竟是个孩子，当踏进杜家黑黝黝、低矮而又简陋的小屋时，一眼就落在高悬墙壁上的那把琵琶。征得主人同意，便取了下来，抱在怀中，用手指弹拨起来。琴弦叮叮咚咚，纵然不成章法，也煞是悠扬动听。

杜十娘取那件半新半旧的褶子在手，一再端详，方才思量出“以巧补拙”的法儿：将衣服绷上绣架，用一枚银针，穿上五彩丝线，在衣服破损的部位上，绣出一支青梗绿叶的杏花，花间还飞舞着一只粉蝶儿。待冯梦龙穿到身上，非但看不出破绽，反而是锦上添花的了。正当冯梦龙欣喜若狂之际，忽听得天井里一只大公鸡“喔喔”地一阵啼叫，叫声使冯梦龙猛省起买糖粥的事儿。“呀，太阳都快正午了！”岂容耽待，恨不能插翅飞回家去。他顾不得对十娘表示谢意，两步并一步地奔出门去，惊得院子内的母鸡、公鸡拍着翅膀咯咯乱叫不已。

从羊王庙至百步巷，相距不足二里路程，冯梦龙走得热汗满颊，可越接近家门，心中越发胆怯：平时失手打破一只茶盅，尚且遭到鸡毛掸帚抽打，今日如此误事，皮肉之苦当在必然。百步巷前，横贯着一条葑溪河，河水本来

清澈见底，只是近年来进出的船多了，水也发浑了，水下的游鱼再也看不清了。走着走着的冯梦龙，慢慢地立停了脚步，对水发呆起来。

梦龙的大哥梦桂，自幼能写会画，只为父亲在祖籍冯埂上所设的砬坊毁于火灾，由此家境日渐萧条。为维持生计，只得缀学在齐门一爿顺康粮行作学徒。粮行老板陈冒顺，夫妇晚年得女，芳名巧凤，生得倒也俏丽，鹅蛋儿的脸，尖尖的下巴，水灵灵的一对大眼，盈盈一笑，脸颊上现出的两个酒窝儿，少说也有半米深。标致的姑娘脾气怪，丑话听不得半句，动辄一跳三尺高。为此，落得“小小雌老虎”的浑名。苏州人素来讲究文静，谁敢到老虎头上拍苍蝇？阴错阳差，落得漂亮的小姐也愁嫁。

那一年，城里流行瘟疫。顺康粮行时运不济，两位老者同时染上时疫。也不知从那一年那一代留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认为只消儿女结亲，生病人就会起死回生。巧凤姑娘到了该尽孝的时候了，奈何一时竟觅不着冲喜的女婿。后来总算依托一位喜娘的三寸不烂之舌，硬拉着刚满师的冯梦桂拜堂。喜堂还未撤去，二老却已寿终正寝。于是喜堂又改成灵堂。

冯梦桂是位“免淘气”的大丈夫，习惯了瞟着娘子的眼色行事。经营六陈行生意，本是冯家世袭营生，而后两家合伙经营。虽挂着顺康招牌，实际上是冯家父子操办。而所获的利润，那管一个小铜子儿，也得收进女掌柜的钱箱。一晃三长载，生意倒也兴隆，谁知事与愿违，从大海彼岸闯来一批海匪，常常自浏河、浒浦一带江岸登陆，一直骚扰到苏州城头下，齐门大街首当其冲，顺康粮行也只